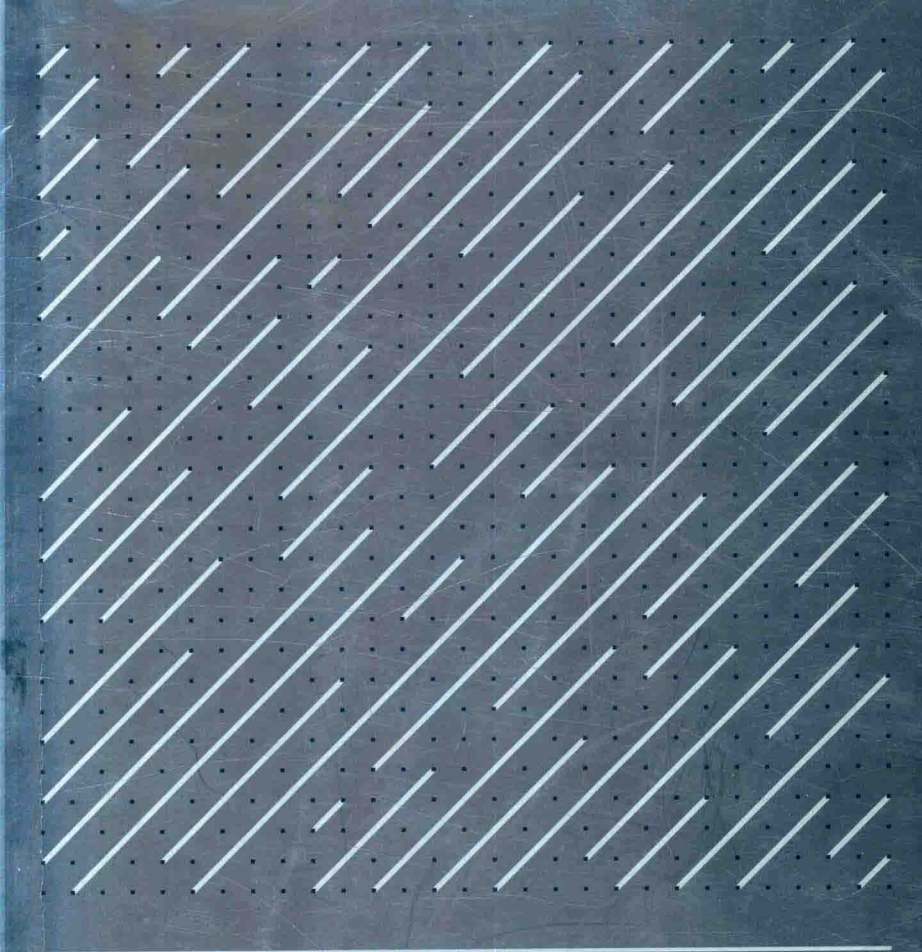




哲学气质

从柏拉图到福柯

Peter Sloterdijk

PHILOSOPHISCHE TEMPERAMENTE

Von Platon bis Foucault

[德] 彼得·斯洛特戴克 著

谢永康 丁儒亢 译

漓江出版社

哲学气质

从柏拉图到福柯

[德] 彼得·斯洛特戴克 著

谢永康 丁儒亢 译

PHILOSOPHISCHE TEMPERAMENTE

Von Platon bis Foucault

Peter Sloterdijk

漓江出版社
桂林

Philosophische Temperamente: Von Platon bis Foucault by Peter Sloterdijk

Copyright © 2011 by Diederichs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Kösel-Verlag through CoHerence Med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27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气质:从柏拉图到福柯 / (德) 彼得·斯洛特戴克 (Peter Sloterdijk) 著; 谢永康, 丁儒亢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407-8406-5

I. ①哲… II. ①彼… ②谢… ③丁… III. ①哲学理论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5754 号

出版统筹: 吴晓妮

责任编辑: 叶 子

助理编辑: 赵黎君

封面设计: 左奎星

内文排版: 姜政宏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773-2583322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 100176)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4.5 字数: 65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67817768)

前 言

90 年代中期,我与迪德里希斯出版社 (Diederichs Verlag) 一道提出了这个关于某种另类哲学史的当初看起来十分大胆的计划。这种哲学史应该以最重哲学家读本的形式,对欧洲思想从古到今的历程进行检视。这一想法在当时无疑带着一个愿望,即针对世纪末时德国所鲜明地表现出的贫乏和无聊,释放出一个对抗性的精神信号。

这一计划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决定让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哲学家自己开口说话。我们希望,以哲学家们原著出版者和传播者的身份来打破二手文献的主宰地位;长期以来,这一现象导致了那些承载着原创思想的文字消散在由评论以及评论之评论编织而成的、不可穿透的层层面纱后面。我们希望通过转向文本本身,来为更加广泛的读者群开辟一条通向原创哲学思想的通道,尤其是也为高校哲学专业的学生在那些处处占据主宰地位的“导论”之外提供另一种选择。我至今仍然确信,不可能有什么导论能够深入哲学之中;因为,哲学学科从最初那一刻开始就必须首先将自身理解为思维的方式,然后进一步将其理解为生活的方式。

这一计划在出版社和选编者的通力合作下迅速成型,同时它也能够说服一批杰出的学者,愿意来承担遴选和介绍原著的工作。短短几年之内,出版社就推出了一套丛书,这套丛书是一座哲学图书馆。这些书很快就找到了通向读者的渠道,它们主要是通过袖珍书的再版方式赢得了大量读者。列入这个计划的书中只有两种——我尤其心爱的两种,即《海德格尔读本》和《阿多诺读本》——由于版权上的困难未完成。看到海德格

尔和阿多诺遗产的持有人阻止最优秀的行家对这两位作者的著作进行精选,真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经历。

眼前这本小册子汇集了丛书各单册的编者前言,它产生了一种最初没有预想到的效果,并且产生了某种说服力:我意外地发现,在此组合起来的以文字绘就的思想家们的小插画(Denker-Vignetten)似乎得出了某种富有意义的集合——它不是哲学史,但却像一个挂满个性研究与理智肖像的画廊。这个画廊表明了尼采有多么正确,因为他曾经指出,所有哲学体系往往也是属于作者的某种悄然的回忆和自白。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作者的挑选,由于诸多不可避免的因素,总会有不当之处。但这种挑选也避开了随意性,将其准绳维持在必然性与主观任意之间。

不可否认的是,眼下这本文集的标题反映了费希特那句名言:一个人会选择怎样的哲学,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借此费希特其实是想说:卑贱的灵魂会选择一种自然主义的体系,这种体系会为他的奴性作辩解;而拥有高贵品质的人们则会追求一种自由的体系。他这个观察的真实一如既往。我希望接下来的这些小研究可以表明,哲学气质的标度(Skala)远远超出了卑贱与高贵这种

主体之间的类型对立。它就像被逻各斯照亮的灵魂一样伸展开来,对此赫拉克利特断言: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就是你走尽了每一条大路也找不出。^①

① 《赫拉克利特残篇》Fr. 45, 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第 23 页。——译者注

目录

CONTENTS

柏拉图	1
亚里士多德	22
奥古斯丁	27
布鲁诺	34
笛卡尔	38
帕斯卡尔	44
莱布尼茨	49
康德	57
费希特	63
黑格尔	70

81	谢林
88	叔本华
90	克尔凯郭尔
96	尼采
103	胡塞尔
110	维特根斯坦
115	萨特
120	福柯
127	译名对照表
130	翻译参考书目

柏拉图

在《快乐的科学》著名的第 344 条箴言——“我们能虔诚到何种程度”^①——中，作为反柏拉图主义者的尼采就已为这个雅典学园的创始人立下了一块既荣耀又可疑的纪念碑：

据说人们已经领悟（我也早就认为），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始终还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我们，当今的求知者、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也是从那个古老的信仰，亦即从基督徒的和柏拉图的信仰所点燃的千年火堆中取自己的火的，认为

① Vgl. Fr.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d. 4, München 1980, S. 577. 中文译文参见[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324 页。

上帝即真理，真理是神圣的……可是，倘若这信仰越来越不可信……^①

欧洲哲学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一场接力赛跑，一支在柏拉图那里——以及其先驱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等人那里——被点燃的火炬世代相传。

思想火炬千年接力的画面，与各种极端对立的评价都能兼容——无论人们是打算不假思索地将这个过程理解为真理的历史，抑或只是视其为一种问题的历史，甚至是如尼采所建议的那样，将其视为我们最为漫长的错误的历史。^② 15 世纪佛罗

① 参见同上页，第 327 页。——译者注

② 尼采在继康德、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后提出的这个质疑，即欧洲形而上学史也可以被当作一部关于深奥的非真理或准真理 (Halbwahrheit) 的成功史来阅读，这一质疑在 20 世纪各种各样的深刻控诉中得以展开；海德格尔相信，在欧洲形而上学史和技术史中可以识别出“存在之遗忘” (Seinsvergessenheit) 的一个包罗万象且无可救药的命运的实现过程；阿多诺在其中看到了一条强制的、潜在偏执狂的同一性逻辑 (Identitätslogik) 的胜利之路；赫尔曼·施密茨 (Hermann Schmitz) 早在哲学出现之初就已诊断出其在一种权力导向的理性类型发展过程中的主导角色，这类理性是建立在错误的抽象、误导性的二元论以及对肉体、情感和主体性的本性的深刻误解之上的；女权主义的批判将大多数哲学家谴责为一种有权力撑腰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幻象工厂的代理人；在奥托·兰克 (Otto Rank)、彼得·斯洛特戴克和其他人那里，人们可以找到将古典哲 (转下页)

伦萨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在其《〈会饮篇〉评注》(*De amore*)的“导言”中将柏拉图称为“哲学之父”^②,是很有道理的。

事实上,欧洲哲学的观念论主流似乎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教父学(Patristik)的后继者;它发展为一种定理和绝对命令的复合体,这些定理和绝对命令似乎最终都是从一个独一无二、极富创生性的源头流淌出来的。柏拉图的杰作就像一个观念的精子库般起着作用,后来不计其数的理智都因之受孕,而且总能跨越时间和文化上的辽远。这并不只适用于雅典学园本身,雅典学园作为欧洲“学院”(Schule)的典范,它自觉地维持教学活动,弦歌不断将近千年(从公元前387年到公元529年);此外,在可翻译性上柏拉图的学说被证明是一个奇迹,它以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福音的方式,

(接上页)学作为一种“出身之遗忘”(Geburtsvergessenheit)的批判的方法,这种“出身之遗忘”表现在英雄主义的、技术的和唯心主义—自发的补偿之中。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将欧洲哲学卷进一种对破坏性的合理性形式的激烈批判之中。

② Vgl. Marsilio Ficino, *Über die Liebe oder Platons Gastmahl* (über, v. K. P. Hasse; hrsg. u. Eingeleitet von P. R. Blum), Hamburg 1984, S. 11.

映射入异国的语言和文化之中——对此最重要的例证是,罗马文化和阿拉伯^①文化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文化对柏拉图的接受。这些文化的意义,只有通过融入了基督教神学的新柏拉图主义才获得了进一步提升。那些曾经被阿道夫·冯·哈纳克^②称为基督教神学的希腊化或世俗化的东西,无论是采取诺斯替教派的激进方式还是天主教的渐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神性的柏拉图为标志的。^③此外,伊斯兰教中某些思辨的通神论,至今仍在处处传递着柏拉图化的动机。

因此,《柏拉图全集》并不像其他全集一样只是一个经典著作的合集;它是欧洲观念论哲学全部样式的基本档案库,无论是作为写作方式、学说,还是生活形式,均是如此。它代表着理智与城邦之民、帝国之民的一种新的结合,它将这个暗淡无光的世界在逻辑上具有可穿透性这条好消息公之于众。万物均有善的根据,作为这样一条福音,

① Vgl. Henry Corbin,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islamique*, Paris 1986.

② 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德国著名的路德宗神学家、教会史学家,著有大量宗教出版物。——译者注

③ Vgl. A. v. Harnack, *Dogmengeschichte*, Tübingen 1991 (8. Auflage), S. 63 ff. und 112 ff.

柏拉图主义将对真理的追求锚定在了一种虔诚的理性主义之上——并且若要拔除这种固定,非得来一场 19 世纪和 20 世纪这样的文明革命不可;在这个挣脱理性主义的现今阶段,我们已经看到叔本华关于盲目世界意志的形而上学、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虚构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唯物主义进化论,最后是新近扬声的混沌理论。柏拉图学说中那种经典的学院形式,想要传授一种理论中的极乐生活指南;这是思想宗教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这种宗教相信自身能将研究与修身统一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一些宗教史学家认为,我们能够表明,柏拉图学说的某些方面明显就是萨满教传统的一种现代化。自古以来,这些萨满教传统似乎都通晓灵魂的天堂之旅,并能与彼岸精神之间进行有益交流;由此看来,柏拉图的那个超越天堂的领域(纯粹理念在其中自在地展翅翱翔)只是一个逻辑化的天堂,并且思想升华为理念的过程,也只是一个以概念为车马的现代化的灵魂之旅。^①

借助其高贵的认知乐观主义(Erkenntnisop-

① Vgl. Ioan P. Coullano, *Jenseits dieser Welt. Außerweltliche Reisen von Gilgamesch bis Albert Einstein*, München 1995, Kap. 10: "Interplanetare Reise—Die platonische Raumfähre".

timismus) 和自觉生活的伦理学, 柏拉图主义似乎就是一种逐渐成为世界强权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超我”。在良好共同体中去追寻善的生活, 即便柏拉图这一高尚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固有的缺陷, 即其本身不过是单纯的乌托邦, 但这还是给哲学渴望的最高诉求奠定了尺度和方向: 与真理的友谊, 将自身理解为对城邦和世界和平的守护, 理解为从自我认识的精神出发, 持续地重建这种和平的使命感。尼采曾将哲学家视为文化医生, 按照其意图而言已完全适用于柏拉图。这些要求或许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过度狂热而搁置一旁, 的确, 人们已经想从中识别出 20 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诱惑这种东西的先兆。

尽管如此, 柏拉图的发现仍旧是有效的, 即在个人智慧与公共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始终成问题的关联。即便像在整个古代晚期(根本上说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已开始)那样, 哲学退回到一种深刻的去政治化之中, 哲学(如同一种第一心理疗法一样)仍然保留着对内心宁静问题的无可争议的管辖权; 这种内心的宁静似乎像外在和平的预先步骤一样起作用——一座平静地耸立在喧嚣世界之中的灯塔。就将哲学家定义为研究灵魂宁静的专家这一点而言, 柏拉图传统与斯多葛学派

的学说,以及之后的伊壁鸠鲁派学说殊途同归。

如今,如果说我们有理由去回忆在希腊人那里发端的哲学,那么主要是因为,恰恰是通过这种哲学,至今仍然统治和迷惑着我们的学院的间接世界权力,当时已开始将自身强加给正在发展中的城邦社会了。与哲学家一道出场的是一些要求苛刻的教育者,他们致力于按照优越的、人工化的、普遍形式的标准来塑造城邦里的年轻人,而不是任其在习俗的藩篱之内成长。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这对搭档,标志着这种新的教育理念的出现;他们因反对修辞学教师和智者的约定主义(Konventionalismus)与机会主义,主张对人的全面重新铸造而闻名。教化(Paideia)或教育,作为服务于一个或隐或显的帝国的伟大世界(imperiale Großwelt)的人才培养方式,它不仅是古代哲学活动的基本词汇,同时也将哲学的规划称为政治实践。从中能够觉察到,哲学的诞生是以一个新的、危险的且承载着权力的世界形态(Weltform)的出现为条件的。我们如今将世界形态称为城邦文化和帝国的形态。这一形态迫使一种人类的新驯化方式走向适宜城邦和帝国的方向。就此而言,人们可以声称,古典哲学就是一种杰出年轻男子(少数情况下也适用于女子)在逻辑

和伦理上的成人礼；这应当是在一位先进的大师的指导下，来成功更新迄今单纯的家庭和部族的塑造（*Prägung*），以有益于一个深谋远虑的城邦——帝国人性的生成。因而，哲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通向大者、更大者与最大者的过渡仪式；它呈现为一种普遍的综合性的学派（*Schule*）；它扬言要将各式各样的非同寻常之物统统放在一个善的整体之中来思考；它引导人们进入了一种处于持续增长的理智和道德压力之下的生活；它寄希望于这样一种机会，即通过不断致力于灵魂的扩展（*Seelenenerweiterung*），以应对与日俱增的世界复杂性和已然高高在上的神圣威严；^①它邀请我们迁入一个最为宏伟的新建筑之中——“存在”（*Sein*）之家；它想让它的门徒成为一座逻辑的雅典卫城的居民，它在他们中间唤醒了那种处处为家的本能。作为这项家庭作业的目标，希腊传统向我们提供了“节制”（*Sophrosyne*）这一术语，而拉丁传统则提供了“人性、博爱”（*Humanitas*）这一表达。因而，如果古代的哲学学派就是 *paideia*，即引

① Vgl. hierzu Peter Sloterdijk, *Im Selben Boot. Versuche über die Hyperpolitik*, Frankfurt 1993, Kap. II (S. 26–49): “Staats-Athletik, Vom Geist der Megalopathie”.